

上海出品《攀登者》，致敬中国英雄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今在沪举办“冲顶·中国高度”首映礼，9月30日全面公映

■本报记者 施晨露

今晚，电影《攀登者》将在上海举办“冲顶·中国高度”首映礼，除主演吴京、张译、井柏然、王景春、何琳、陈龙等，当年的攀登英雄桑珠、夏伯渝也将来到现场。明天，影片开启超前点映，9月30日全面公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影厂成立70周年。塑造攀登者形象，无疑具有时代象征意义。上海电影在创作上始终有一个传统，每当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总会有重要作品诞生。

筹备

中国电影题材新的类型

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主创团队经验，几乎都是一张白纸。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过程，恰似攀登一座高峰。

“中国电影需要，也应当有一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之作，一部有担当、能够展现和激发爱国情怀的重点影片。我们想请上影做这样一部电影，你们能接下这一重要任务吗？”这个来自国家电影局的电话，是关于《攀登者》最早的意向征询——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首登珠峰，当年的壮举完全可以拍成大片。

虽然国际上有多部登山题材作品，但此前中国没有同类题材电影问世，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主创团队经验，几乎都是一张白纸。正应了《攀登者》的名字，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过程，恰似攀登一座高峰。

国外登山题材影片，往往表现登山者之间的生死情谊，将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放大到极致。题材的规定性、场景的规定性、演员活动空间的规定性，会给影片带来极大限制。实景中，高山白雪皑皑，穿着登山服、戴着防雪盲墨镜的登山队员上到一定高度时早已遭遇体能极限，移动、说话都很困难，毋庸提“表演”二字，更不要说电影必需的观赏性和戏剧性。

《攀登者》是一部要表达中国英雄的电影。出品人任仲伦定了八个字“相向而行，画龙点睛”，用写意的东

方叙事手法来讲述整个故事。剧本是电影拍摄的基础和核心。谁来编剧？

2014年，曾表示一辈子不碰电影的作家阿来破例接受上影邀约，任电影《西藏天空》编剧。查找资料时，上影团队偶然发现，阿来曾做过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攀登资料采集工作。2014年，他还曾采访当时健在的三位1960年登珠峰的队员，并与1975年中国第一位登顶的女性登山家潘多有过一次长谈。那次谈话不久，潘多就离世了。种种条件凑在一起——“天降阿来！”

很快，阿来提供了万字提纲，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梳理出来。与此同时，上影陆续与多位导演接触。好几位导演问：“什么时候进入筹备期？”上影给出的回答是，“我告诉你上映的档期。”摆在《攀登者》面前的是今年9月30日必须上映的“底线”。

这条“底线”，吓退了不少导演。与上影合作过《锦衣卫》等三部影片的导演李仁港进入视线。李仁港是出了名的不超时、不超支导演，一旦答应，必定能在时限内完成。美术造型出身的李仁港拥有大量动作片的执导经验。加上徐克应邀担任影片监制，影片编导团队组建完毕。

紧接着集结完毕的，是近十年甚至近二十年来中国影业最强大的演技阵容：吴京、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何琳、陈龙、刘小锋、曲尼次仁、拉旺罗布、多布杰领衔主演，成龙友情出演。第十七届华表奖庆功宴上，刚获最佳男主角的吴京接到《攀登者》登山队长一角的邀约。吴京有些顾虑：“我是武行出身，与实力派演员能搭得好戏吗？”他甚至提出，能不能让当时剧本中队长与章子怡的“夫妻”关系变为“前妻”，“让子怡和张译去演感情戏吧！”最终，吴京贡献了连章子怡都夸赞的“文戏”表演。

拍摄

“讲究”到骨子里的剧组

杯中原本是水，换成二锅头真喝真演。喝与不喝眼神终究不一样，那种情绪平时是演不出来的，也没法用特技补足。

今年1月5日，《攀登者》开机。

李仁港在天津郊区找到一处矿区作为实拍地点——裸露在外的山石冬天被冰雪覆盖，经过塑形和改造，相当接近珠峰山脉的造型。由于是在平原地区拍摄，不会碰到高反等障碍。但拍摄条件依然艰苦，电影拍摄期间，室外温度接近-10℃。

1月中旬，许多人从微博上看到吴京去岗什卡雪峰尝试高海拔登山。这是吴京为尽快适应角色做的前期准备——他请了职业登山家作指导，除了学习专业登山技巧，也让自己投身于真实的雪域高原，获取一手经验。1月底，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的第一次官方活动，是来到《攀登者》片场探班。在片场站了一个小时，演员的敬业精神令他赞叹：“这是真诚的表演，处处都有充满力量的细节！”

在一场展现在珠峰“第二台阶”的陡坡处，三位登山队员搭人梯上坡的戏里，搭人梯需要踩着其他队员的肩膀向上爬，带着钢铁冰爪的鞋子没法穿，只能脱了鞋赤脚向上爬。影片中曲松林这一人物就是因此冻伤双脚，导致截肢。温度接近-10℃的拍摄现场，张译赤脚踩在雪地里，一双脚冻得通红麻木，他坚持用实景和真实的表现拍完全部镜头。

吴京不用替身，所有危险戏份都亲自出演。他本来膝盖就有伤，在天寒地冻的拍摄过程中，伤情一度加剧，几乎无法活动。一场方五洲和曲松林相互吐露心声、澄清多年误会的酒后戏，原本杯中是水，吴京特地提出：换酒，要二锅头！在酒精催化下，两人演得放松舒展，情绪拿捏很精准。这场戏拍到天亮，两人喝到天亮，收工时已酩酊大醉。对于这段戏，徐克的评价是：讲究！“喝与不喝，眼神终究不一样，那种眼睛里充满血丝、情绪急促爆发的状态，平时是演不出来的，也没法用特技补足。”

“讲究”二字，不仅是《攀登者》的演员们对于细节和演技的自我要求，更是融入骨血的一种专业素养。

拍摄期间，胡歌的妈妈去世了。回家服丧后，胡歌很快赶回剧组继续拍戏。那天，恰逢拍摄方五洲带着登山队在海拔7500米处大风口的重头戏。那场戏，是导演对登山题材的突破：以动作片和武侠风为基础，12个登山队员在狂风暴雪中捆绑在一架

梯子上艰难求生。随着风力变化，绑着12个生命的梯子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那样失控飘摇、旋转……

关机

一个海拔5200米的仪式

将我国最好的电影力量汇聚到一起。是致敬登山英雄，也是致敬新中国不断前行的70年，致敬各行各业的攀登者。

保密拍摄3个月的《攀登者》，需要一个能引起关注的关机仪式：去西藏，去珠峰，做最高海拔的仪式！

吴京、张译一同进藏，张译之前甚至没有上过高原，年近70岁的徐克表示要一起去。1975年胜利登顶珠峰的登山队队员桑珠也来到活动现场，在登山博物馆为大家讲述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艰险过程与真实历史。许多人潸然泪下。

关机仪式当天，踩在海拔5200米的尖利碎石上，徐克有些激动：“196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是由我们中国的攀登者完成的。这里是我们的土地，既然是我们的高山，我们的脚就要踏上去。”

今年6月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攀登者》剧组集体亮相。章子怡说：“也许你一辈子没有爬到过珠峰山顶，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这座山不一定那么高，但你永远会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任仲伦说，《攀登者》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一部影片，将我们国家最好的电影力量汇聚到一起。“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看我们？也许说这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也许说这是一群付出巨大代价、无怨无悔的‘傻子’。但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共和国的一代人。”

致敬登山英雄，也是致敬新中国不断前行的70年，致敬各行各业的攀登者。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去攀登珠峰，但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个目标，当我们把这个目标看作一座山，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时，每个人，都能攀登到自己人生的最高点。一个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需要所有人向着同一目标努力攀登。

每个人，都是攀登者！

影评

攀登者精神

■ 刘海波

上海电影人献给新中国70周年的电影《攀登者》，是一部气势恢宏、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大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壮举蕴含大量看点，极寒气候、缺氧环境、险峻的大山、陌生的征途、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构成主人公登顶的重重障碍，使影片在呈现人与自然搏斗的视觉奇观之外拥有饱满的情节张力。

《攀登者》真正动人之处并非情节和画面，而是全片洋溢的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攀登者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全片，让我们走出影院仍激动不已。在笔者眼里，这种攀登者精神有丰富的内涵。

所谓攀登者精神，首先是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海拔八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第三极，常年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登上它需要超强的体力、耐力和高超的技巧，这是一座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山。而从常年得不到日照的大山的阴面，也就是位于我国境内的珠峰北坡登顶更是难上加难，前无古人。1960年，在国家还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条件下，中国登山队员硬是以简陋的登山装备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北坡登顶。此后，又在1975年再次登顶，并完成首次观标测绘，测得珠峰高度为8844.43米，这一高度后来为世界采用。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事实上，中国两次登顶珠峰都非一帆风顺。第一次登顶是在原定的中苏联合登山队突然解散，中国人一缺经验、二缺装备的情况下完成的。不幸的是由于这次登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国际上一直有质疑声。影片中以方五洲为代表的中国登山人从未放弃再次登顶的目标，始终默默训练、保持体力，终于在15年后，收到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的召唤，完成二次登顶的夙愿。登山队员杨光在经历登顶失败并承受截肢之痛后，几十年不放弃，终于在暮年完成全球第一例靠假肢登顶的壮举。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甘为人梯、甘于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片中，方五洲在第一次登顶时，为了协助队友征服8680米处的第二台阶——一处无法固定钢锥的4米高峭壁，一处让英国登山家无功而返的天然屏障，毅然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上去，在极度缺氧的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搭起人梯；曲松林为了避免踩伤队友脱掉登山靴，以至于冻伤脚趾留下残疾。曲松林虽然无法再次登顶，但他承担起训练新一批队员的重任，甘为1975年二次登顶的人梯。中国人之所以历经几千年的苦难而愈挫愈强，就是因为有这些甘为人梯、甘于牺牲奉献的民族脊梁在。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共克难关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登山队在艰苦的岁月里能完成北坡登顶的壮举，既有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挤出经费支持购置必要的装备，支持训练，还有当地驻军和藏族同胞在高寒地区修筑道路、保障后勤。具体到登山队，则离不开气象、通讯、医疗、后勤各部门的协作和保障，离不开现场的指挥。徐缨作为留苏回国的气象专家，就为登山任务的指挥和实施提供了有效的气象资料和及时的气象预警。作为非职业登山运动员，在高海拔地区工作，他们面临的危险一点不比登山运动员差。

攀登者精神更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峰与今天登山运动爱好者们征服天险不同，既有宣示主权的目的，也有为中国人争气的目标，是一次为国登顶。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是引领攀登者们的最高精神。正是为了祖国利益，攀登者们才不畏艰险、勇于攀登，才自我牺牲、甘于奉献，才不计得失、团结协作，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观众在电影《攀登者》中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征服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中华民族昂首世界之林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生为中国人、深爱共和国的爱国情怀。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主创说

“拍完这部戏，山会永远留在我心里”

李仁港(导演/编剧)

《攀登者》是中国第一部登山题材电影。我们把中国人的动作设计概念融入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动作片，凝结了东方特色和中国的动作。

阿来(编剧)

登山是用身体去感知自然界的伟大，感知自己人格与意志的升华。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山川河流。当时国家极其困难，攀登珠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同时也体现出国家意志。人的意志、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彰显英雄主义精神。

吴京(饰方五洲)

方五洲在登山领域是一个做到极致的人。他有自己的登山感悟、理念和情怀，参与1960年、1975年两次登山。他为什么要再次登山？他的感情世界是表达的重点。

登山题材是中国电影一个新题材，只要是新的类型我都愿意尝试。一个新类型的诞生，可以帮助更多中国电影人开拓新领域，让中国市场更多一种类型片、多一条支线，让观众有更多选择，去看更多样化的电影。

章子怡(饰徐缨)

徐缨是登山队气象专家，她的任务是观测珠峰天气，帮助登山队找到适合的登顶时机。她虽然不是登山队员，但有登山队员的毅力。

我问过真正的登山队员，他们说登山就像在你的身体里，是你的另一个生命。人终究是要有梦想的，无论这个梦想是战胜珠峰，还是战胜自己，无论它是何种形式，都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让你不断前行。

张译(饰曲松林)

曲松林是一个有性格的英雄。他是1960年中国第一次登珠峰的队员之一，在登山过程中，因为受伤导致

脚趾截肢。后来，他担任中国登山队教练，负责1975年第二次登顶珠峰工作。

影片中，1975年，中国人终于再度登顶成功，曲松林心中有遗憾，更有队友登顶后的振奋。当他站在山下遥望山顶，遥望着看不见的战友方向，那一瞬间，一种集体的力量直击心间。

井柏然(饰李国梁)

李国梁代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我心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不善言辞的英雄。这是我近些年拍得最累的一部戏，虽然辛苦，但很开心。珠峰底下那场大风雪的戏，整体视觉感十分震撼，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就像导演说的那样，只有把自己逼到绝路，才能想出、拍出好东西。

胡歌(饰杨光)

杨光这个角色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很遗憾”，他没有成功登顶，中途被迫下撤。但我依然为这个角色感到骄傲。他在登山过程中把自己的睡袋让给队友，在极寒环境里过了一夜，导致腿部完全冻伤，只能放弃登顶。

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山过程中，有很多舍己为人的动人故事。在珠峰面前，没有个人只有集体，能称之为英雄的一定是一个集体。拍完这部戏，山会永远留在我心里。

(本报记者 施晨露 整理)

